

目 录

- 三水县最早的工人组织及其活动情况……………罗宜新(1)
- 抗日时期的一次陆海之战……………陆森昌(2)
- 河口镇沦陷时期敌伪组织情况……………黄桂然(3)
- 胡礼垣传略及与孙中山的酬答**……………林离、刘涛辑录(4)
- 邓月波积极宣传辛亥革命……………陆宜中(9)
- 抗日勇士李剑光……………黎民兴(10)
- 徐勤**……………史文辑录(12)
- 徐勤、何树龄与“强学会”及维新诸报……………陈奋(18)
- 徐勤、徐良的一些情况……………何景尧(23)
- 关于徐勤的点滴资料……………刘涛辑录(24)
- 徐勤“海珠会议”遇险记……………何广海抄录(26)
- 余勤——既维新又保皇……………陈奋(30)
- 再说小明星**……………林离(32)
- 唐拾义与“二友牙膏”及维新学校**……………高锦葵(41)
- 陆吟舫事略……………陆森昌、陈新(42)
- 医叶襄挺传**……………林离(46)
- 奸何一飞**……………何广海(48)
- 在“公车上书”上签名的我县举人……………陈奋(50)
- 三水建县前后进士简录……………罗宜新辑录(51)
- 与滴录之五……………林离(56)
- 三水县行政区域沿革概略**……………陈奋、何锡安(63)
- 三水建县后基层行政机构沿革……………何锡安(67)

三水县古城部门设置·····	何锡安 (71)
三水县历史上的水患灾难·····	何锡安 (75)
也谈三水县历史上的堤围·····	陈 奋 (81)
本县历史上的“八景”·····	谭桂贤辑录 (87)
梁光槐的《三十六江楼歌》·····	李广惠集录 (88)
对笑天岩的一些补充·····	罗宜新 (90)
关于芦苞广集善堂·····	黎民兴 (91)
抗战前的三水城“联保人寿会”·····	黎民兴 (92)
略谈第三次运动会·····	何广海 (93)
西南公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文·····	忽 如集录 (95)
一篇禁抢“引盐”的碑文告示·····	芦苞文化站辑录 (96)
龙波社学勒碑纪念各乡主位记·····	刘 涛辑录 (98)
来函照登 (我所知道的李公健)·····	梁崧生 (100)
更正与补充·····	黎民兴 (101)
稿 约·····	(102)
刊名题字·····	梁彭光 (封面)
小明星遗象·····	梁 成、罗圻祥摄制 (封2)
✓《时务报》·····	梁 成、罗圻祥摄制 (封2)
✓《知新报》·····	何景尧供稿 (封2)

三水县最早的工人组织及其活动情况

罗宜新

《三水文史》载文，说及我县最早的工人活动，是西南织布女工在一九〇六年对资本家的斗争，而最早的工人组织，是在一九二二年成立的理发工会，其实不是。最近笔者在西南镇县总工会（即原武庙）内，发现一块咸丰十一年刻的石碑，上刻‘奉县宪严禁“万福堂”设立私局馆敛钱把持停工碑记’，记载咸丰五年（一八五五年）“切米行”雇工头人徐东海等建立工人组织“万福堂”，发动工人与资本家斗争，后被捕入狱。到咸丰十年（一八六〇年）十月，“万福堂”叶仕状、杨金水又发动工人罢工，使文通米行停工三日，还拆毁政府的告示牌，“持械逐殴汛兵”（即汛地的士兵）。第二年四月，仁兴、同茂米店又因工人罢工，被迫停业。

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，在织布女工斗争前五十一年，即距今一百二十九年，西南建立工人组织“万福堂”，并多次发动工人进行过罢工斗争。

遗憾的是，该碑曾经用石灰水粉刷过，有些事迹不清。现抄录部分碑文，供编史者参考。

奉县宪严禁万福堂设立私局馆敛钱把持停工碑记

署三水县事拣发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周（有数字不清）案照西南米户具控米工头人叶仕状，（有三字不清）设私局把持停工，抢毁示牌等情（有数字不清），本案先据米

户“顺兴”店等呈称：“切米行”雇工多属清远工人，前有头人徐东海等在西南买铺设局，聚众敛财，设（有两字不清）行号为“万福堂”。咸丰五年前打劫滋事，蒙沈前台拿获讯办，赖安数载。兹工匪叶仕状等现赁铺沙街，聚众（有两字不清），并将未入“万福堂”各工每日抽良一分，方许受雇。上年十月，率众持械逐毆汛兵，文通行米工停工三日。本年四月，“仁兴”、“同茂”被迫停工。（下略）叶仕状、杨金水、江已等严拿究办，（有数字不清）所设私馆、私局查封。（下略）

咸丰十一年（月日不清）

注：碑文标点为编者所加。

抗日时期的一次陆海之战

陆森昌

一九三八年十月，广州沦陷。国民党军队分西北二线，兵分三路向西撤退，日军紧追于后，并于九月初七进兵我县，初八占领金本地区，驻军于新圩炮江，以之为据点，控制西北江汇合处这个交通要道，虎视来往船只。

国民党坚如、执信、民权、民族四首军艇在广州失陷之后，沿西江而上，一为了退，二为了顶住日军向西江上游入侵。四艘军艇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初十左右一天中午（约十一时），驶至高要小洲和三水琴沙尾河面时，驻于新圩炮江的日军首先向军艇开炮阻击。坚如、执信二艇即以反击，

民权、民族二艇向西江上游撤退。坚如、执信与敌激战三个多钟头，先后被日炮打中而受伤。执信受伤后仍继续作战，进进退退，最后才向西江上游撤走；坚如被日炮击中几处，前、中、后部艇穿水进，慢慢下沉，最后在金本近九水江村上游河中沉没。国民党军艇以失败告终。

一九五六年，有关部门组织力量，用几十天时间把坚如艇打捞起来。

河口镇沦陷期间敌伪组织情况

黄桂然

日寇攻占广州后，继续以陆海空三军入侵河口镇，施以“三光”暴政，除抢、烧外，见人便杀，鸡犬不留，整个圩镇顿成鬼域。

日寇以河口为据点，以原海关作司令部，分设岗哨，控制半江桥，将桥东整段街封锁。除有特许证者外，禁止通行，大拆民房来开筑公路，以利其军事运输。

经过一段时间，逃往附近乡村避难居民有少部分回来居住。时有不韪之徒，为了个人利益，竟然投敌，组织维持会，甘当汉奸。最先是如下人员：

彭一鸣	西区彭坑村人，光复后逃港。
董仲墀	大壘山村人，不久被游击队捕杀。
李星明	上岗村人。
连江田	木棉连村人，任职最久。

李达人 原名李杨辉，魁岗乡新溪村人，任伪河口区区长。

潘伟祺 城内村人，任自卫队队长。

唐侣乎 又名唐伯虎，白沙村人，任伪区长，直到光复。其子唐剑泉任四区区长，被游击队捕杀，全家汉奸。

李揆安 城内村人，原在河口镇开万安什货店，河口沦陷时北上芦苞，后回河口当自卫队队长，1944年土匪洗劫河口时被击毙。

河口沦陷期间，敌伪汉奸大开烟赌，设卡勒索保护费，暗无天日，民不聊生。

胡礼垣传略及与孙中山 书信的酬答

胡礼垣，字荣懋，号翼南，晚号逍遥游客，三江人。年少颖异，读书过目成诵。年十岁，通四书五经。为文章，操纸笔立就。应童子试，辄冠其曹。然专制以文取士，舞弊成风，关节贿行，无才亦可幸进。至于主试官员，不通文翰，胡乱取士，亦大有其人。礼垣博学能文，取青紫如同拾芥，惟屡试不第。于是毅然弃举业，专心研究经史，博览众家。同治年间，进香港皇仁书院肄业，致力于西方文化，凡西国文学、政治、地理、历史靡不考求。毕业后，以成绩优异而充书院教习。在香港创办“粤报”，自为编辑。

礼垣有大志，负时名。出使大臣，争欲延致之，礼垣均不就。既而客南洋岛，时南洋地广而荒，礼垣治其荒芜，遂成巨埠。苏绿国王闻而慕之，待以客卿之礼。凡所条划，罔

不采纳。国王既老，举国让之。礼垣辞避不见，闻者高之。甲午（一八九四）中日构衅，朝使归国，侨商举为暂摄领事。绥怀安定，市肆晏然。暮年返国，仍寓居香港。黎元洪任都督，以为有所作为，曾作诗以达己志。

柬黎都督元洪

由来名下本无虚，盖世奇勋发轫初！
终见潜龙战原野，岂容老骥困盐车？
管宁有友能分席，温峤违亲竟绝裾。
见说壶浆徧三辅，不应久恋武昌鱼！

后知黎不可为，识孙中山于香港，曾上书孙中山论及时政，并呈孙中山有关新政之作，为孙中山所嘉许，孙中山以书答之。

与孙中山书

中山先生有道：

民国军之起也，如春霆，如旭日，如太阳之沃霜雪，如大旱之现云霓。水未到而渠成，风乍吹而响应。稽之史册，亘古未闻。所以然者，题为民主，已应于常胜不败之地；而熟谋后动，构会逢机。因种廿年，果收一旦，其功效固当如是也！自非有险诈者出于其间，则此一举也，真不啻相见以天，诱彼满人，同归大道。定当棒喝顿悟，蓦地回头。一矢加遗，理所不必。然而先忧后乐，尤彰救世之忧；好事经磨，愈保他年之庆。何则？天下未有人人同心，而其事不成者；亦未有人人效命，而其战不胜者。今为敌计，纵使内用李斯、商鞅之谋，外用白起、王翳之卒，亦难为役，而况士尽离心，人无斗志者哉？

说者谓己未之岁，独虎犹揆，如一木然，桡橹不备，欲以撑天，宜其不是也！辛亥之岁，六龟已藏，如一剑然，横

磨十年，以之屠豕，宜其有余也！符讖之言，原不足道，聊博一噱耳！所望北伐收功，南风解愠。前驱者显徐常之神勇，集事者展陆贾之长才。聚米观情，推枰决策。破其专制，白山之妖雷惊飞；还我白白，黑水之阴藴尽散。先生则指挥如意，默运神机，箠挽澄清，纶扶大雅。香江翘首，欢忻奚如？仆义主大同，心怀至治。际此昌期聿应，尤思进我深言。以谓通工易事，相助为理者，一国国内之情，亦天下环球各国相与为国之情也。

夫事愈推则愈广，力愈合则愈宏。诚使天下各国之人，融其畛域，忘其形色，惟以自由为主，彼此皆相生而不相尅，相爱而不相憎，视己犹人，冲融和会，相与通力合作，酌有济无，以共开宇宙之丰功，以扩张斯人之幸福。攀天堂如尘土，化鄙陋为庄严。洵如是也，世界之欢娱，曷其有极？此鄙人之所遍及焉！但使各国联盟，永敦和好，相与消兵弭战。惟专办巡警，诞保治安，以广营商务工业。如两国遇有齟齬争执，以或横逆冲突者，则仿赫诚法，开万国弭兵公会，公举临时主席，全用和平了结之法。即以各国公使为陪审人员，而判断曲直，只罚赔款，无得兴动兵戎。不遵判者，诸同盟国则用抵制其商货之法以绝之。如此，则杀伐凶残之惨，必不复见于人间矣！而各国年中军火兵费，造械制舰等项，除用以添办民警外，以之营业。军人则还作四民。如此，则人皆生利，无不兴矣！其有开辟疏凿等事，不论当于何处。而工程浩大，利益广远者，各国则科合资力以成之，务使功均利普。如此，则路皆坦荡，国尽和亲，大同之见(?)，卓然成立。由此而进，郅治可期矣！

大同至治之理，详于近日拙著《梨园娱老集》及《伊籛叹》诗卷。至所以著此书之原因，则前寄李提摩太博士一书

备之矣。今仅付呈，乞为矚目。日前致伍秩庸书，不过欲效愚者之一得耳！至《新汉乐府篇》，惩前毖后，实为此时坚定人心而作。笔虽拙矣，望为广传。今日北伐之军，鄙意务宜广集，加以训练。功成而后，除中央政府所需定额军数外，可散归各省巡警队。而有急需兵，仍可调用也！

故此时之兵，多多益善。他日以兵办警，则人无冗员，其费亦省矣！近读借款大论及堪马李君灌输自由之说，虽不明言大同，而实已躐大同之脑。夫惟非常之人，乃能成非常之业。勉之！勉之！毋令仆徒为螭吻之好望也！

专此，即请

道安！希为鉴察不宣。

胡礼垣顿首

孫中山复函

拜读华函，并大著三册。崇论宏议，钦服无已。此次南军崛起，朔虏败北，几月之间，使东南半壁，气象一新者，自是我族茹苦含辛，久困必亨之所致，文何功焉？所望虏酋知机，及今逊位，不劳兵力，克底共和。还大汉之河山，免生民于涂炭，则文之志也！来教主张大同，尤见婆心济世。文虽未逮，敢不勉旃？

孙文顿首

礼垣生于道光二十八年戊辛（公元一八四八），卒于民国五年丙辰（公元一九一六）九月十八日，春秋六十有九，葬于香港。生平著述二十三种，计有：

《英例全书》，内容丰富，体例备全。

《新政真途》：自志篇末曰：“右书七篇，总序二篇”。兹将七篇书目列后：《曾论书后》（作于丁亥之夏）、《新政论议》（成于甲午之冬）、《新政始基》（成于戊戌之春）、《康说书后》（成于政变前五月）、《新论安行》

（成于政变后三月）、《劝学篇书后》（时为己亥之春）、《新政变通》（庚子孟冬）。

凡曰书后，意在舍旧。凡曰新政，意在图新。同人以为汇成一部，则新政之心法以全。顺德区君凤墀名此书为《新政真途》敦促付梓，力任校仇。

《梨园娱老集》一卷，为传奇诗词，凡十有一目：

一曰则天徐策；二曰薛刚；三曰纪鸾英；四曰施图公案；五曰七姝；六曰白生；七曰九郎；八曰施公；九曰朱媛；十曰朱婢；十一曰钟六。均以哲理诠释。由专制归于大同，属理论小说。

《宋教略义》二卷。

《翼南诗集辑览》十一卷。内有：《伊藤叹》一百二十五首、《满洲叹》一百五十首、《德皇叹》三百首，（皆七律）《民国新乐府》十二首、《杂咏七律》三十三首、五律五首、七绝五十七首、《拟古》二首。新安田浦源为之序曰：卓识鸿才，夔绝千古；诗才史笔，兼擅其长。于哲理关键，大放光明。至其腹笥之繁富，波澜之老成，慷慨高歌，声情激越，犹余事耳！

《翼南书札》二卷。内与孙中山、伍秩南、李提摩太、陈子褒、英敛之、廉惠卿、晋屏、严几道、大隈伯重信、邱菽园、志尧松圃三弟、宗模、宗楷二侄，外孙黄临初，凡四十篇。末附中山、菽园两复书。

《翼南文集汇抄》十一卷。

礼垣无子，所著书均已出版行世。其侄宗模、宗楷于清末考中“大学士”，故其宗祠有扁题曰“兄弟学士”云。

林 离 刘 涛 辑录

邓月波积极宣传辛亥革命

陆宜中

邓月波，我县青岐村人。年少时渡星加坡当工人，目睹侨胞受尽外国佬的歧视和虐待，苦不堪言；更深恨清政府腐朽无能，国体饱受列强侮辱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所以无时不盼望祖国早日繁荣富强起来，洗雪外侮的奇耻大辱。

孙中山先生到海外向侨胞宣传革命，月波转愁为喜。中山先生甫至星加坡，他立即面见中山先生，表明自己接受革命宣传，响应一切革命号召。他工资不多，但能把半生积贮倾囊捐输。月波宣传革命，近则面喻，远则函劝。他每于工余，甚至有时歇工，亲到各个侨胞身边，宣传革命的好处，鼓励大家拥护革命，资助革命。还分别致函暹罗的陆志豪和越南的陆柱臣（均为青岐区旱塘村人），叫他们热爱祖国，拥护孙中山先生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”的革命运动，要求他们向越南、暹罗两埠的侨胞做宣传革命工作，务抵于成。他曾把柱臣、志豪两人复函送给中山先生过目。柱臣复函：“喜获手札，所嘱致力祖国革命，努力捐输，自问不敢后人，唯是敦促向侨胞逐个面劝一节，缘双目渐近失明之痛，恐难如我兄的奔走呼号，但如遇有过访者，定必尽我棉（繻）薄而为之”。志豪复函：“昨读华翰，深仰乡先生对祖国革命鼓吹不遗余力，我亦十分敬信中山先生首倡革命。早经作过捐输，但愧微薄得很，况又是姑且人云亦云这种不足道的态度。今读大教，无比愧悔，当立即改正，乐意追随君后为祖

国革命效劳。”中山先生阅后，大为嘉许。

月波在星加坡加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组织，后回国参加广州起义。广州起义失败后又返星岛，专心营职，节约积聚，为革命助。虽然革命多次失利，但他不但绝不灰心，还方向侨胞阐述革命失败原因，鼓励大家再接再厉，大力赞助；又陈述清皇朝政治越来越腐败，已临末日，全国广大群众要求独立自由，如渴思饮，爱国人士在斗争中前仆后继，奋不顾身的情况，革命一定成功无疑。他长期宣传革命，资助革命，从未少懈，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之日，才洁身引退。

抗日勇士李剑光

黎民兴

李之炫，字剑光，生于河口区木棉乡李家村农民家庭。在大革命期间，广东农民运动风起云涌，本县各地多成立农民协会。邓熙农、陆伟昌两同志在木棉组织农民协会，推举李剑光任农会主席。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，农会被迫解散。民国二十年（一九三一年）唐倡特任附城乡长时，荐请三水县府，委任李剑光为附城乡警卫中队长，队部设在河口附城社学附城乡公所内，队员是附城乡所属二十四村选派的壮丁，自携本村公枪（太公枪），经费则呈奉县府批准，在木棉附近野岗设站向来往于西江、绥江货客轮船、杉排征收保护费支付。该中队除负责维持二十四村地方治安外，还协同河口警卫队长刘盈祥，河口公安分局员警维持河口地区水陆交

通治安秩序。（抗战前河口镇情况，详见《三水文史》总第四辑刘克洪同志《三水三镇》一文。）民国二十二年（一九三三年）夏，三水县长邓县调任惠阳县县长不久，附城乡长唐侣符、警卫中队长李剑光同时辞职。

一九三八年日寇侵入我省，三水相继沦陷，地方治安非常混乱。李剑光感到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乃发动群众组织壮丁队，自任队长，实行保乡卫国，在维持本乡地方治安的同时，坚决抵抗日军侵扰。一九三八年农历九月十三日，李剑光率部进袭三水县城的日寇据点。他身先士卒，勇猛向三水城西门进攻，由于友军失误，不依时配合，在敌众我寡十分悬殊的情况下，在县城西门外壮烈牺牲，终年四十四岁。与李剑光同打前锋年仅十九岁的李廷弼亦同时为国捐躯。当日曾参加共同进袭日军据点而现在仍生存者，尚有李廷芬和李学淳。李廷芬，李廷弼胞兄，现年六十八岁，广州玉器工人，已退休，但仍在广州长寿路德光玉器社继续工作；李学淳，现年六十四岁，还在广州搬运部门工作，住广州仁济路水月宫街五号二楼。

三水城沦陷后不久，唐侣符任伪第一区长，（区公所设河口）其子唐剑泉任伪第四区长。（区公所设白坭）父子交相作恶，为敌鹰犬，荼毒人民。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，唐剑泉与汉奸陆公赞，先后被人民游击队枪毙，大快人心，汉奸唐侣符在解放后亦病死狱中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唐侣符父子之下场，亦足为充当汉奸出卖民族者戒矣。李剑光、李廷弼为国捐躯，名垂千古；而唐侣符父子则遗臭万年，成为鲜明的对照。

徐 勤

(一八七三——一九三五年后)

徐勤，字君勉，广东三水县人，邑庠生，康有为之弟子也。

光绪二十一年，康有为上书不达，徐勤续记其事，谓“治天下者知此义，欲无富强不可得也”（1）。旋北京、上海设强学会，有为调徐勤来沪办事，任强学报主笔（2）。以“孔子纪年”，暨与张之洞“学述不同”，“此报不刊，此报不办”，徐勤尝拟利弊。

二十二年十月，梁启超赴澳，筹创报刊。次年正月二十一日，《知新报》刊行，以何廷光，康广仁总理，何树龄、韩文举、徐勤等任撰述，撰《地球大势公论》，谓古今中外，其变有三：“由大乌大兽之世，而变为土司之世，其变一”；周秦以后，“由土司之世，而变为君主之世，其变二”；百余年间，智学竞开，“由君主之世而变为民主之世，其变三”。“故结地球之旧俗者，亚洲也；开地球之新化者，欧洲也；成地球之美法者，美洲也。欲平天下之政，定天下之制，经天下之民，易天下之俗，而不审古今之变、中外之势，是犹治河而不知溯源，理财而不谙会计，医者而不辨状脉，治兵而不识行阵者也”。爰著论以“开民智，保种族，存中国，新地球，五洲之桀乱，得所统宗，亿兆之愚顽，知斯趋化而已”。

徐勤濡染康氏“三世”之说，以为地球之转变也，由混沌而文明，人体之始生也，由童弱而老壮，圣人之立教也，

由据乱而太平，士人之为学也，由愚鲁而聪智。地大而人类生，合群而才慧出，历时而教化作，天之理也”。 “治尚粗粗之世，以力胜；治著昇平之世，以智胜；治著大同之势，以仁胜。以智胜者强，以仁胜者乐，以力胜者愚而亡。亚洲自洪水以来，四千余年，诸教并起，皆能以智胜者也，至宋元之间，成吉思汗之俗出，而力胜之世复见矣”。 “虽然，抑之愈深，则发之愈甚；害之愈久，则变之愈速”， “勿以恶俗锢其智，勿以旧制枉其才，勿以敌强动其心，勿以压力馁其气”， “有志之士，竟共勉之”。且夫中国之盛衰关于地球大局，而帝俄眈眈，操欧亚之重权，牵全球之大局，然霸道虐民，威权无限，不能混一亚东也。

又论日本以变法三十年而兴，中国以变法三十年而败曰：中国“学术不改，学校不兴，科举不变，徒集外国军兵炮械之末，语言文字之琐”。 “国是未定，人心不一，所学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学，以言变法，适自害耳”。日本倡正名之义，“是非既定，《春秋》尊攘之义益明，而维新之治，即基于此矣”。日本变法以后，取士之法，多本于泰西，派遣外国游学，归则拔之显要，“易旧俗，变西法，开国会，定自主”，此日本自强之故也。

徐勤揭禁合群之要，谓合群之义有三：“言政则议院，言学则学会，言商则公司，之斯三者而已。然学校不兴，科举不变，民智未开，国是未定，则议院未由开也，例禁未除，人心未定，举国顽嚣，知学者寡，则学会未由开也，若夫商务公司之设，则较二者为易易矣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终日营求以谋赢绌，一省之中有会馆焉，一埠之中有会馆焉，一行之中有会馆焉，所积之款，有多至巨万或数千者，所聚之众有多至十数万或千数百者，其势之易成，其人之易

合，固非会议院所能够比例者也。因势而利导之，则商务之兴，可翘足待也。”以为“公司之设，所以联合大众也”，宜公举总办，创商报，开商会，立商学堂，立工艺院，开博物院，设功牌，设轮船，办团练，修街道，集众招股，劝募励捐，庶几众志成城云。

徐勤除为《知新报》撰文外，复于《时务报》刊发《中国除害议》曰：“凡今中国之大害，无学为害，无教为害，忘国为害、忘君为害，蔽塞为害，古老为害，愚瞽为害，束缚为害，虚骄为害，狭小为害，倾诈为害，险薄为害，流荡为害。”抨击科举制度，言不学之害：“义理成为格套，流于戏曲，文体务于防弊，流为割裂，于是上之试士者，敢于侮圣言而不顾；下之媚上者，敢于为杂耍而无惭。久习成风，视为应然，而中国二百万之生童，呕心沥血以求工此割截之文，穷老尽气，垂于白首，苟不青其衿者，尚未许以谈孔子之道、《四书》之义、朱子之学者也。言孔子之道，其隘少如比，何以寄托其道哉？”“既以纤小裹二万万妇女之足，又以此纤小裹二百万士人之心，裹足不能行则弱，裹心无所知识则愚，既弱且愚，欲不為人臣妾得乎？是脊司之罪也”。“夫童生者，秀才之父，举人之祖，进士之曾祖，而公卿之高祖也。种既坏矣，将奈之何。夫泰西之教士多方，欲其民之智；吾中国之教士多方，乃欲其民之愚，至民愚已极，国无与立，虽欲有民有士，安可得哉？”“故谓覆中国，亡中国，必自科举愚民不学始也。不除科举搭截枯窘之题，不开后世书后世事之禁，不去大卷白摺之楷，八股之体，试贴之诗，定额之限，场期之促，试官之少，累试之繁，而求变法自强，犹却行而求及前也”。至考据之学，辨音正字，穷析毫厘，碎义逃难，便辞巧说，无用与不学同。

词章之学，号称为古文词者，繁华损枝，膏腴害骨，无关大道，不周世用，于是慨乎言无学之害曰：

“霸天下者，思以把持天下，必自愚民始，乃深思，乃远览，知焚书坑儒，不可不行，而其迹不可用也，则阳反其实，而阴用其意，即以《诗书》为坑儒之具，即以儒为焚书之人，其愚而专务爵禄者，既以八股试贴楷摺坑人，其稍黯而聪明旁溢，不可抑压，或沈或寡好，不慕荣禄者，则八股试贴楷摺之法，既不尽效，其才又能上下古今，以议论国家之事，其学又能穷尽物理，援证经义，以破霸者之法，其识说全材，又足以传世动众，是皆霸天下者把持所不便，则开修书之馆，以网罗而正定之，于其好发议论，能言国事者，或禁之焚之，惟谈经则託体甚尊，考据则为学甚博，而终日谈名物训诂等，于国事万无切线之相连，其嘖嘖而不肖者，藉以哗名，其名哲保身者，藉以远害，于是聪明逸群之才，神锋篙绝之士，虽不为科举所困，亦莫不折而入其中。……于是合百余年之耆儒巨学，合千万辈之深思研虑，焚膏燃烛，断简灾梨，天下蚩蚩，怀铅群趋，而霸天下者，乃隐笑而自嬉。续言无教之害曰：

当推中国亡教之故，一败于刘歆之作伪经而攻今学，而孔子之微言大义亡；再败于六朝隋唐之尚词章而弃义学，而浮华空虚之习盛；三败于宋儒专言寡过，力攻事功，而孔子已饥已溺道济天下之义废。至其后也，霸天下之心，既雄既武，大禁讲学，束缚天下之论议，钳警天下之心思，锄扫天下之廉耻，愚蔽天下之耳目，驱天下之吏为师，以势为趋，然而国遂为圯矣。”

《中国除害议》甫刊，梁鼎芬为书汪康年：“徐文太悍，直抵南皮，何以听之，弟不能无咎也。”全文未完，竟不继登。